# 農巖集 十三

題跋
雜著

# 農巖集卷之二十五目錄

題跋

題俞寧叔新年百詠
題西京摘言
挪集仲溟律鈔跋
題李周甫兄弟海山酬唱錄後
谷雲九曲圖跋
松潭集跋
訥齋集跋
泛翁集跋

題鄭可叔 㥦 西遊錄後
題退溪先生致仕劉蕓墨蹟後
先集跋
題權燮妻李氏墓誌後
題李樂甫西遊錄後
先集再刊跋
題先齋所書俞氏事蹟後
書魚判官 漢明 以李江都津頭日記後
雜著
性惡論辨

審敵篇
洞陰對
讀法言
讀鹽鐵論
讀陳同甫孔明論
戒愼恐懼通貫動靜說
曾子受季孫之簀論 科作
周公論

# 農巖集卷之二十五

## 題跋

### 題兪寧叔騎牛歌後

昔莊周有言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余觀甯戚之在齊其飯牛車下蓋與百里同矣而今讀其叩角之歌乃獨不能忘齊桓何哉彼觀其意殆亦不遇於世愁自託於賤事而其所樂不在此也况其旣相萬乘之國乘駟馬騶六車以游都邑則豈復念前日飯牛時耶乃若宋世劉凝之棄官歸隱騎牛行歌以終其身則誠有樂乎此矣是其志豈爵祿

所能移哉夫士出處去就各有其義二子者固不可易以軒輊而抑凝之之樂則全矣今俞子此歌既盛言騎牛之樂而乃以甯氏與凝之並稱則似不倫是得無近於韓非老子同傳乎雖然以辭旨逸宕觀然有遺外聲利之意則其所趣舍亦可見矣但念俞子早歲通籍才問炳然而間者 聖明更化俊髦奮庸意其將朝夕騫騰歷金門而上玉堂必不能久守東岡之陂況欲如凝之之終身高臥以全其樂得乎然其雅意高尚發於詠歌如此使其能常存此心則雖在市朝鞅掌固自超然矣何必山林田野哉俞子第

無忘今日騎牛之樂可也

## 題西京摘言

柳君集仲取西京封奏之雋者爲二編命曰摘言以眎余余謂三代以下治莫過漢氏而文亦然蓋以去古近而風俗尚醇其人皆質直渾厚又秦火之餘古文畢出三代六藝之遺往往可述也今讀是集如賈董劉向數君子其言固皆本之經術奥雅雄深彬彬質有其文而其他亦指事情論利害精覈工篤絕不爲空言卽其文而其治可覩矣余獨惟武侯二表古人以比伊訓說命者而柳君是集無之豈以其言炳

若曰星夫人皆論之而無所事乎選歟不然而只以其時之後也則東京劉陶之言亦旣在所取矣此豈不可爲例而獨遺彼者何也試書以問集仲

## 柳集仲滇嶽錄跋

余嘗謂觀山水如見聖賢君子自其未見時則唯得一面焉幸矣及旣得見而望其容貌聽其言論而眞知其可愛慕則去而思之愈久愈不忘而其欲復見也乃甚於未見時盖余於楓嶽實然矣今得集仲此錄讀之凡余前日之所游歷者森然歷落俱在目前此如宿昔所一見愛慕思想之人而得復聞其聲容

起居動作之詳其爲傾倒何如也夫以東土之多名山而楓嶽獨冠焉則是可謂聖於山水矣而世之人乃或老死而不得一見此何異於身生東魯而不識仲尼面目也若余與集仲則亦旣免是矣然善觀聖賢古人所難山水獨異乎始余之游是山方少年粗心徒悅其瓌奇宏麗之爲勝而唯務淩獵登頓縱覽博觀以爲快若乃從容俯仰紆餘游泳察之以道妙會之以精神用以陶冶性靈而恢廓胸次則殆無是矣此何足與於山水之觀哉余於是實有遺恨焉今集仲之於是山其所得淺深固未可知而意亦尚有

未究者乎若然則願與余並馬而東再窺衆香萬瀑之勝而屬之於瀛海之濵究觀其妙而深得夫眞樂如古人所謂前日見其面今日識其心者則知詹之未始游而游於是乎始矣集仲能無意乎嗟乎吾與集仲非復前日之闒人也方且束縛簪紳深坐禁掖而乃爲此世外寥廓語得無近於坐談龍肉乎豈又可慨也歲甲子孟夏下澣書于玉堂直廬

題李同甫甫兄弟海山酬唱錄後

同甫自斧壤遠來過我出此卷相示其伯仲聯袂塡篪迭唱興致翩翩可樂也暮春者余亦與家弟子益

同舟游龜島歷覩仙巖靈巖以及義林諸勝頗有酬和篇什今觀此錄甚矣其事之相似也凡錄中海山佳處皆吾與子益所嘗經行而同甫之來也又能以一棹溯丹丘而歸此又足以相當獨樂甫於此不能不輸一籌也樂甫書來似有較量彼此之語故輒以是復焉於山水也亦不能無欲上人之心此又可以一笑也戊辰夏季寒碧主人書于翛然齋中

腰纏三十萬騎鶴上揚州此語絕似癡然觀同甫此錄能身佩郡符而出入海嶽極意縱覽如此知世間未嘗無揚州鶴也然天上無不識字神仙彼但知腰

經之樂而不識歌詠之適者雖騎鶴上天亦不免於俗也然則此録百五十篇其賢於三十萬錢多矣又書

甫中坐寒碧樓讀此卷大是趣事亦甚著題然使東華塵土中人得此一讀令其九竅生清風尤爲快事同甫幸勿秘惜此卷也又書

谷雲九曲圖跋

世言好圖畫必曰逼眞畫至於逼眞極矣雖顧陸不容有加人帷求其眞而不得然後退而求之於畫若宗少文之於山水是也今不知當時所畫果逼眞與

否而彼旣曰老病俱至名山不可徧覩則雖髣髴形
似焉猶賢乎已也若吾伯父之於谷雲則前後十數
年間飮食起居枕席几杖卒不離九曲之中凡其山
谿之重掩草樹之蓊鬱皆吾之肺腑毛髮煙雲嵐翠
皆吾之氣息呼吸魚鳥麋鹿皆吾之朋游伴侶亦何
求不得而猶且假手丹靑若步文之爲何哉此誠不
敢知者然不曰好之篤而樂之深則不可也畫者乃
西都曾世傑先生嘗手攜而面命逐曲臨寫如對鏡
取影故其重岡複峽奇石激湍茅茨之位置園圃之
耕鑿雞鳴犬吠驢行牛眠種種備具纖悉無遺使人

一展卷間怳然若歷輞川之莊問桃源之津而涉於自遠於市朝埃壒之外先生殆將以此同其好於人而不私其樂歟然余聞往有一士人入山中偶逢先生騎牛過溪上鬚眉蕭然冠服淸古一僮叔負琴隨後意象甚閒暇立馬凝望疑以爲神仙中人歸而爲人道之如此此一段光景絶可畫惜乎曹史在遠不可致略記於此以當繪事覽者觀之亦當爲之灑然也

昌協既爲此跋先生讀之而曰爾言善也然余之爲此圖也亦以吾兩脚不免時時出山此九曲者

不能常在目中故用爲爾時觀耳嗟乎如先生之
言不曰好之篤而樂之深信乎其不可也抑有一
說世言好圖畫固曰逼眞而其稱好境界又必曰
如畫豈不以佳山秀水勝美難該而其幽深夐絶
又人跡所難到能於其間著村莊與物雜夾歷次
以莊點物色尤不易得而畫者却能隨意所到布
置攢簇往往於筆下幻出一絶好境界故耶然則
先生之在山也角巾藜杖相羊九曲之中便是畫
境界其出山也閉戶隱几指點粉墨之間便是眞
九曲其眞與畫又何分焉觀此卷者宜先了覓仝

案

## 松潭集跋

松潭集二卷詩凡四百幾十首尤齋宋先生爲之序其爲述事行甚備而詩則不論也其意盖曰詩在集中觀者當自知之抑又不若論其人之爲大也然試論其詩則聲韻之瀏亮體調之諧暢雖刻意專業者未能遠過而思致乃更淸曠人或疑公素不以詩人名而其詩能如此余謂詩者性情之物也惟深於天機者能之苟以齷齪顚冥之夫而徒區區於聲病格律掐擢胃腎雕鎪見工而自命以詩人此豈復有眞

詩也哉序稱公自少游宦四方輒喜游佳山水中歲倦而歸鄉日灑掃雙淸堂蕭然淸坐若神仙蓋生歲八九十未嘗有皺眉之事此公之爲眞詩人也遇境觸物必發於吟詠佳辰美景治酌命儔談讌嬉怡無非詩者此公之所以爲眞詩也以此而言則序雖無一語論詩而亦無一語非論詩讀者亦不待見其詩而知詩之必佳矣然世尙有善觀詩如季札之觀樂者則其讀是集又不問誰氏之作而則必曰是風流澹蕩愷悌人也若然者雖無序可也况又徵之以序其不尤信矣乎公玄孫夏續以族父祭判公命來謂

昌協綴一語序下輒爲發其餘意如此叅判公曾序
所稱觀察使者也

訥齋集跋

訥齋朴先生蹶然爲己卯完人其文章尤渾噩瓌奇
經世世顧罕覩其全稿先君子謫朗州訪於先生六
代孫昌而得之幾佚其半獨先生弟六峰公諱嘗就
全稿删定爲六編此尚保完而板本則皆毁灰矣先
君子懼其久益放失也遂取二本合以釐之以六峰
所編者置前而其餘爲續集旣繕寫屬湖南伯李公
師命李公濡授剞劂于光山會值己巳之禍垂成而

發今方伯權公奎瑞聞而慨然甫下車卽董成之且取先生伯氏生員公禎及六峰公與先生文胤進士公斂中六峰伯胤煙波公溉詩賦若干篇附刻於下用以備一家文獻亦其後人所嘗講於先君子者也工既訖謂昌協忝爲先君子牛馬走與聞本末俾書卷後昌協不敢辭因竊惟念先生始終名德固焯焯昭著而其請復愼妃一疏大義較然可以俟百世而不惑矣而當時言者反欲論以大何何其傎也然而先生之名因此益彰則以天下自有眞是非也彼讙譟於一時者又何足道哉疏文成於沖菴之手而先

生與之聯名蓋東坡於范內翰古事也故今集中不載云崇禎紀元後六十七年甲戌九月安東金昌協謹書

## 泛翁集跋

泛翁洪公詩稿若干卷嗣子萬選士中屬昌協刪定仍命綴數語其下余惟公自少爲詩已爲先輩名公所亟賞又有尤齋先生所爲序稱述甚備何待余言爲重獨記昔年先君子秉文衡日每考次諸學士月課詩公所作輒居高等昌協時尚少竊從傍窺覩則已知公爲能詩人及後見公於伯氏文懿公第其容

貌無所矜飾口若不能道辭沖然而已矣退而徵於人益知公平生恬靖自守不喜交游朝請之外即簾閤隱几吟哦終日亦自樂而已初不蘄立名作詩人爲不朽計也余於是不惟得公爲人因亦得其所以爲詩者盖如此嗚呼此豈世之馳騖榮利終身役役而徒事粉墨塗抹以詩自名者比哉遠公貌羅鎺籍盖自肆於江海間跌宕觴詠以適其志則凡世之榮辱得喪盖無所入於其心而詩亦益自盡其句律精工而意度優閒描寫眞切而興寄沖遠讀之猶若見其把酒高吟寘心事物之外詩可以觀豈不信哉公

於月沙李公爲外孫又少學於鄭畸翁其淵源浸灌遠矣然其深造自得多出於天機卽一時詞林三數公耆舊亦有出公上者矣至論古人風致則殆莫能先公而世顧未能盡知也豈公善於自晦而然耶抑以眞知之難歟詩道亦然也古人有言文章如精金美玉自有定價是集之行必當有具眼者鑑定其品余故不究論云

題鄭可叔 棟 四游錄後

東人每恨不得生中國徧觀天下名山然鴨水東數千里豈少山哉而尚未能徧觀何暇遠慕中國且以

金剛擅名天下中國人至有生高麗一見之願而或至老死而不一見忽近而慕遠其亦蔽也已今觀可叔此錄於金剛旣再游而其他如妙香頭流五臺皆與金剛爭勝而可叔皆次第游焉又皆有詩文以記其勝可叔之於游其可謂博而篤矣然可叔非能脫然高蹈縱心獨往如古者禽尚之爲特以宦游所至取便登覽往往有不期游而游者此其福緣之淸勝又豈人人所可及哉可叔今又作宰通川通在東海之上叢石之傍去金剛不百里而近是天將使可叔三入金剛而先嶺海瓌奇之觀畢爲其囊橐間物何

其壯也自是而推之吾不知此錄之續將至於幾編而止也昔胡康侯行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旣而曰非職事所在也遂止今或有以此病可叔者則將以朱夫子南康古事每旬一游廬阜者解焉其詭曰不可歲戊寅暮春之小盡日

## 題退溪先生致仕劉蕢墨蹟後

退陶李文純公手書致仕劉蕢一通舊藏金君希曾聖得家下有尤齋宋文正公跋語聖得間以示余二先生心畫森然想見其德性氣象可敬也已跋語謂退陶遂巡卑讓未嘗以世道自任故卒以盛德不瑕

其旨深矣然其引晦翁東湖語則似若以仲舉況金
君先王考者而他日卒不免身蹈仲舉之禍何其悲
也二先生同師晦翁而其出處禍福不同如此豈其
所處時義然耶朱先生固嘗焚遇遯之章而及與人
論元祐諸公事則輒自謂必有甚於彼而陷於范滂
陽球之禍後之君子其毋以退陶之故而遂疑於尤
翁也哉歲己卯孟春日後學安東金昌協謹書

先集跋

右先府君文集不肖兄弟所共删定詩凡一千三十
首文凡四百七十七首總二十八卷府君諱壽恒字

久之㝎東人文谷其號也以崇禎二年己巳生十八
登司馬二十三魁謁聖文科際遇 孝廟徧歷清華
二十八中重試第二人陞通政三十一嘉善三十四
典文衡遂陞宗伯明年拜冢宰後又再典文衡四十
四入相 顯廟昇遐受顧命逮今 上乙卯辜小謎
櫝 東朝上章極論竄靈巖戊午移鐵原庚申更化
起謫中拜領議政丁卯釋位遜荒己巳禍作受後命
卒于珍島謫所後六年甲戌復官賜祭此府君平生
始卒也府君少學于祖考文正公淸陰先生文正公
每嘗其製作以爲善發題旨成童時聞李玄洲昭漢

舟游漢湖爲近體詩以獻玄洲大驚歎贈筆墨以奬之又作嗚呼島詩償于大學士澤堂李公澤堂尤稱善顧謂其客曰此非近世習科體者所能爲也又於預試取以置冠首呼前謂曰觀所爲詩迥脫時俗科臼可賞宜更肆力爲古歌詩他日又亟稱於人曰明年可爲試須得此子爲壯元可洗科場之陋已而竟如其言及登第選湖堂蔡湖洲裕後實以大學士提衡而特擢府君爲首每科試諸學士詩獨賞府君作稱爲主文手俞市南棨亦稱其詩尚入唐宋自然不可及此又府君文章所見奬於家庭若詞苑諸名公

者然也然府君雅自視歉然至禍變曰不肖等試語及文集事則曰吾才本凡短又讀書甚少所述作曾不滿意何足存録然汝輩如不忍泯棄則宜自删定以藏于家亦不必假之人也既又曰凡文集宜少不宜多我東諸家之籍唯石洲集爲精此蓋澤堂所删定也不肖等謹受而識之不敢忘今於遺集之編詩删者十之六文半之務從簡約以遵遺旨然尚懼鑑識不明去取乖舛以重不孝之罪唯此爲兢兢焉爾編次既定患無力剞劂會不肖昌集受命居留江都粗得拮据取芸館活字印出若干本不肖昌協謹略

述府君始終大致與平日所聞先輩緒論一二識于簡末後有君子得以考焉時崇禎紀元之七十二年已卯十二月甲午泣血謹書

## 題權燮妻李氏墓誌後

昔者三代之盛王化之行必始於閨門而達乎邦國天下故當世士大夫旣皆以禮樂法度治其家而及其壼政克修婦德旣美則又有以左右君子儆戒無怠而外治成焉三百篇所歌婦人之賢者皆由是耳自世敎衰雖士君子讀書談道理者其飭躬爲行已不若古人況於婦人乎權生燮以其亡室李孺人墓

誌示余余讀之不意今世有此賢婦也孺人之行於
貞靜仁孝勤儉莊敬蓋無不備而其所以大過人者
尤在於燕私儆戒之際至見生欲委巳於學則又甚
喜曰此吾之日夜所仰望也從而勗勵不巳嗚呼此
其高識正見何愧於古淑女哉誌文則生伯父遂菴
公所撰首引程孝女墓銘深痛其短命不得名世礪
俗垂光簡策余謂閨門之行不著於外三百篇所歌
亦其一事可見者耳於其平生言行固不能詳也若
後世爲墓文者雖頗備述其事而大抵得於其親戚
之言者爲多故人未必盡信况以親戚而自爲之者

耶惟孝女墓銘傳之千百載無異辭者以其出於伊川先生耳又孰敢曰不若非其父哉遂菴公賢而有道固學程先生者也其言之不私人皆信之然則孺人雖不幸短命而此文之傳殆將與孝女同其不朽矣又何憾焉獨惜生早失此賢配不得相與以有成也然其平生儆戒之志雖死宜尚炯炯能使生者不忘此意而益篤進修卒於卓然有立則亦未必非孺人之助也已生求余一言題誌後略書此以歸之歲在庚辰二月下澣農巖居士金昌協仲和書

題李樂甫西游錄後

人未有不矜名欲上人者獨樂甫此意絕少平居每事推人而自視若無有以故於文辭才實過人而亦不甚刻意求工余每規其稍加持擇亦當名出一時樂甫輒遜謝不敢當余既歎其爲長者而亦不能無恨今觀此錄數十百篇大抵皆率意信筆之作即事寫景語皆真實而佳篇秀句未嘗不錯落其間詩如是足矣何必過求工麗彼矜持太甚往往對境過勝噤不能出一語者要皆好名之過耳以視樂甫其得失何如也樂甫要余題其後甚勤豈猶未能無意於人言耶第書此以歸之

余少侍外王父之官海州頗得從長者觀遊邑中勝處獨不得一至石潭此如過泗州不見闕里後來思之每深愧恨從蔵尤齋先生約同志諸公分詠石潭九曲用朱先生武夷棹歌爲韻先生旣首倡而先君子繼之余亦猥被見屬而至今一紀不果作俯仰幽明愧恨尤耿耿矣今樂甫旣徧遊九曲又逐曲用棹歌韻以詠其勝何余之所未能樂甫盡得之也自念此身老矣隱屏㭊崖之間恐無復可到之日唯俟病憂少間勉賡一小詩庶可以贖其宿逋而田地又都被樂甫所占却將使余何所措手此又可歎也已庚

辰七月日仲和書于三洲

先集再刊跋

先集旣印出若干本行於世矣尚慮板刻不存無以爲久遠計今者安侯世徵出宰靈光亟取以入梓授使韓公聖佑樂聞而助其役未及半年工已告訖朽之圖於是而益無憾矣安侯於此初不待屬託而輒慨然以爲己任其意旣甚盛而功役之斂速又如此尤可見其致力之勤也集中詩文視前本略有增刪詩增者五首刪者四首合一千三十一首文增者一首刪者四首合四百七十四首云壬午閏月戊申

不肖孤昌協謹書

## 題尤齋所書俞氏事蹟後

朴兄世胄遠卿氏嘗以其曾祖妣俞氏死孝於壬辰倭難而未有旌典爲慨然往歲謁尤齋宋先生爲文述其事旣鑱石置墓側矣間復謂余續書其後余惟夫人孝烈頗類唐鄭義宗妻盧氏而獨其生死異焉鄭氏之在當時未知有旌典與否而其至今焯人耳目者特以晦翁夫子編入小學書耳夫人雖生後晦翁未及列於小學而尤齋一言亦足爲萬世重豈烏頭赤角之榮所能易哉而況於區區續貂之言乎余

蓋屢以是辭焉而遠卿氏請愈勤聊書此以塞其意
壬午九月日安東金昌協謹書

書魚判官 漢明 丙子江都津頭日記後

右故運判魚公所記丙子時事公曾孫有鳳彝瑞以示余余惟世教衰士大夫知利而不知義一遇變故各私其身雖其職事所在亦且遷延觀望不肯盡力甚或棄而去之如雉兎逃者多矣況能於職事外出力效忠以濟國家之急如公之爲者豈不尤難哉然而事定之日反以不赴行在獲罪而忠勞之實沒世不白公雖不自慼悔亦何以勸世之爲忠者哉竊聞

公沒後　孝宗大王嘗臨筵語及洪都事而曰其時賴一運判得以利涉矣不知其姓名爲誰筵臣皆莫對他日再問亦然云昔唐宣宗問白敏中憲宗喪道遇風雨百官皆散唯山陵使長而多髯者攀靈駕不去不知誰也敏中以令狐楚對遂擢其子綯知制誥公之効忠急難豈直風雨攀駕之比而我　聖祖垂問於久遠之後者其意亦豈偶然哉惜乎廷臣竟莫有對揚者使　聖祖不忘奬忠之意闕而不遂其尤可慨也已丙戌至月上旬安東金昌協謹書

金慶徵事見於野史所記多矣然或得於傳聞不無

溢惡之疑獨公記其所目覩最端的可信未論其他只爭弁一事亦見其不忠無狀罪通於天矣其視公之僕隷三人冐危難以奉公終始不肯背去者豈直天壤之懸三人中大立所爲尤奇是則雖士君子勇於義者亦或難之矣余惜其人微而卒無傳於世也遂劉取其事録于簡末使後來者有考焉又書公驪從六立路逢其妻子其妻則號泣而隨之兜女𡻕云而挽之大立以鞭斫其妻子而棄焉以從云

## 雜著

### 性惡論辨

人之性善荀卿之言性惡也氣也非性也人之生也

氣爲質而理爲性理者有善無惡氣者有善有不善人之有不善氣之爲耳乃若其性渾然理也何不善之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直也者善之謂也若荀卿之言性惡也氣也非性也邃古之初人與萬物俱生茹毛而飮血巢居而穴處其異於禽獸也者幾希矣男女之相聽而未有以別也父子之相狎而未有其敬也有君臣也而未能不相犯也有交友也而未能不相爭也於是聖人者出制爲媒妁嫁娶閨門內外之禮而男女別矣制爲定省奉養播灑唯諾之禮而父子敬矣制爲車服名數朝覲位著之禮而君臣不相

犯矣制爲往來問遺慶弔飲射之禮而交友不相爭矣如是而猶有淫佚怠傲悖亂而賊害者則又隨之以刑法而整齊之夫然後良始遠於禽獸而天下平矣彼荀卿者見其向也如彼而今也如是遂倡爲之說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又曰聖人以人性惡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人之情性而正之甚矣其說之悖也亦不思而已夫男女之相醧而至於淫佚也父子之相狎而至於怠傲也君臣之相犯而至於悖亂也交友之相爭而至於賊害也豈人性之本然哉其亦有蔽於前而蕩於後者矣氣之不善其害固如

是耳唯聖人者之生氣無不善而性得以全焉故其爲男女極其別而毋或瀆也其爲父子極其敬而毋或狎也其爲君臣交友極其禮讓而毋或至於犯且爭也夫聖人者非以是爲善而爲之也性之固然順而循之耳其教人也非固强世而從已也亦使之各循其性而去其氣之爲害者耳誠使人之性惡而其善也乃聖人矯之也則上古聖人首出庶物者其性固亦惡矣是又孰教之而孰强之顧乃不循其性而矯之以至於聖哉夫人性之必善猶水之必下堯之時未嘗逆行矣其氾濫横潰於中國也舉天下之力

而莫之能禦此豈其性然哉亦有以害之者焉且禹惟知其然也故掘地而導之下疏其流而注之海然後江淮河漢各循故道而水之害乃去此禹之所以善治水也聖人之治人豈異是哉亦去其爲害者而已曾謂非其性而强之乎卿之言曰曲木必將待檃括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磨然後利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卿以爲木之曲也無可直之理而檃括直之金之鈍也無可利之理而礱磨利之乎必有其理而後可也曲木之可以直也以其性柔也鈍金之可以利也以其性剛也使木而如

金則檃括得以施諸使金而如木則礱磨得以措諸由是觀之則木有可直之理而檃括得以直之金有可利之理而礱磨得以利之人有至善之性而聖人得以善之若是者可謂非其性而强之乎今夫目之能視也耳之能聽也人之所同得乎天也而聾盲不能然者病也非耳目之性然也善醫者治之則投以湯丸施以鍼焫而目煥然明耳豁然聽醫雖善也豈能取其性之所無而與之哉亦去其爲病者而已人性之必善猶耳目之能視聽也而惡焉者其聾盲者也聖人者其善醫者也教化刑法者其湯丸鍼焫也

今有見人之聾盲者曰耳目之性然也而醫者能聰
明之其有不以爲愚者乎卿之說正類此而欲以是
駕軼孟子而易其說甚矣其惑也卿謂感而自然者
情性而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僞也夫孟
子不云乎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惻隱也見其親之委
於溝壑而顙有泚也是豈非感而自然者乎其或惻
隱而不之拯顙泚而不之掩則斯乃私意之害而謂
之僞焉可也若卿之謂僞也者非吾所謂僞也且卿
之言曰塗之人皆可以爲禹又曰塗之人皆有可以
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夫卿

之謂仁義法正之質與具也豈謂人所固有者乎抑謂襲而取也哉若必襲而取而可則人未必皆有苟曰皆有則其非襲而取也審矣夫非襲而取也則固性之本然而無待乎僞矣此非孟子所謂性善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乎以鄉之力攻孟子而於此卒不能異其說亦見理之自然非辨說之所能易也鄉之學博而篤矣惟未晰於性氣之分而不究乎善惡之本故疑性於惡疑善於僞疑孟子於不達而其肆於言也縱橫繆盭汗漫支離而不自覺其相矛盾者多也惜其不得進而及乎孟子以下上其論又惜其不

得退而並乎程張與聞氣質之說以撤其蔽也或曰子之辨則然矣古之論性者如揚子韓子皆異於孟氏而子何獨荀氏之闢哉余應之曰二氏之論雖各自爲一說要其混於理氣則與荀氏一而已矣荀氏旣闢則二說者之失固無待於更辨矣曰性氣之辨審如子之言矣然則凡在人而屬乎氣者其不可謂之性哉曰不然人旣得是氣而有生則何可不謂之性然而君子有弗性者焉此則程張之說盡之矣

## 審敵篇

北虜入主中國數十年我國固先忍耻辱忘大義爲

之僕役而　皇朝遺黎亦皆被髮左衽胥而爲夷彼方儼然處於億兆之上視天下若固有而海內之英雄豪傑汔未有奮起致討者志士之痛恨久矣近者竊聞故西平王吳三桂據雲貴兩省起兵討虜虜亦前後發累萬兵往擊之勝敗之勢未有所定而天下亦已亂矣余嘗以得之傳聞者揣摩其勢而妄策之以爲三桂之成敗雖未可知而虜則宜可亡也夫三桂以　皇朝摠兵擁兵關外一朝開門迎敵擧天下而歸之虜又因以爲之臣其忘君負國之罪無所逃於天地間矣及至今日旣已老白首矣而乃欲以區

區一隅之地起而收桑榆之翼吁亦晚矣然三桂曩
啫宿將老於兵其計不百全豈敢發乎余嘗按輿地
圖雲貴之地北通川蜀東接荊楚南連兩廣蜀之北
則陝廣之東則閩今聞三桂之兵已及楚之辰沅而
川陝又三桂舊所封地士民被其恩威皆有響應之
勢廣西有孫延齡者擁兵衆與三桂通而鄭芝龍之
孫之舍亦在福建海島中數出兵爲虜患計亦爲三
桂聲援矣是三桂一舉而川陝荊楚閩廣皆隨而動
也且聞虜中種人已多與三桂締結易以內應而自
關以外亦皆爲三桂之腹心聞其起事日望其軍之

北來其勢可謂盛而其事宜無不成者矣雖然天下之事其成與否不在强弱之數而在於名義之順逆名義順則人心服人心服則事易成不然則反是夫以陳涉之首事項羽之力征只能亡秦而不能有天下身死國滅爲後世笑是其初豈不赫然强盛而卒若是者何也名義不順而人心不服也彼三桂者跡其賣國事讐特一中行衛律之徒耳名義之何有而可以服人心乎余未知彼之始降於虜也誠能爲天下六計隱忍不死欲一得當而報漢如李陵之降凶奴而枕戈寢苦處心積慮以待今日而發也豈亦異

死偷生甘心服事而及見勢偪形㩀異禍之及已不得已而發也抑亦自知罪大難容幡然悔悟出萬死不顧之計欲爲天下信大義爲一身贖大罪耶是三者皆未可知也誠使彼出於前後二說者則宜首求

高皇帝子孫亟建大號以明其不私已然後悉滇黔之衆擧荊楚之地北連川陜東取吳越一以舟師從山東進泊遼左一以大兵出山西直擣北京傳檄海內曉以逆順之勢則名義極順聲勢克壯而人心悅服皆曰彼之不死果有以也莫不簞食壺漿以迎其軍矣如此則中原之戎虜可逐 皇朝之舊物可

復　祖宗之深讐可報一身之僇辱可洗而心事暴於天下功烈垂於後世矣豈不善哉不然而出於叢雜亂賊之謀覬覦神器妄竊帝號欲以是號令天下則民雖積苦於腥羶之中始若易以嚮應而終亦不心服矣顧何足以成大事乎余故曰三桂之成敗未可知也或謂子旣不能必三桂之成敗而謂虜可亡者何也曰余謂虜可亡者非三桂亡之也謂其自亡也自亡者天下共亡之非必三桂亡之耳愚請以秦事喻之昔秦始皇并吞六國威振天下銷鋒鏑鑄金人隳名城殺豪俊以弱黔首以爲子孫萬世之業而

陳勝吳廣以甕牖繩樞之子起於大澤之中奮臂一呼而天下響應豪傑並起遂以亡秦夫以秦之强天下讋服而卒亡於匹夫之手者何也彼誠無德澤之及民而徒以威力服之也然則秦之亡也非勝廣亡之也天下共亡之也非天下亡之也秦自亡也然秦之有天下也亦嘗經營攻取累世勤勞而得之矣其亡也猶若是忽焉況虜本以戎狄小醜非有經營攻取之勞而一朝乘中國空虛闖然入關遂有天下此正穿窬小盜昏夜入人之家竊其貨而爲已有者耳夫以天下之大得之非有尺寸之功而又以豺狼之

暴肆於人上使生民盻盻思亂日甚若是者雖禹湯文武之子孫尚不能以自存顧彼何恃而能長久乎今日之勢正如秦之末運一夫有呼者天下將并起而誅之矣余故曰虜可亡也或曰今之論者謂虜將請援于我予之不忍不予將加兵於我勢將予之予以爲何如余曰予之誠不忍則不予之已矣且吾縱不予彼烏敢加兵於我彼之請援于我必將窮而後來也彼旣不足以自救而請援于我矣又安能以其力之所不足涉千里而攻我乎且彼方恐恐然畏天下之誅已而所恃而爲援者獨有我國耳而今遽加

兵於我是復生一敵也失一隣援而得一敵國彼雖愚不爲也假令彼誠怒我而其勢足以伐我亦且畏蒙人之議其後恫疑反顧不敢有所出矣請而不予將以虗喝恐懼我恐懼而又不聽則止矣顧何能復有所爲也夫錦州椵島之役其事尚有可諉者而義士猶至今痛之況今値其必亡之運不能與天下協力共誅乃反助之兵而爲之援是豈可忍也雖見彼之必伐我尚不可從況彼之不能伐我其勢曉然易見又何苦而予之乎或曰今之論者有謂彼於我有百世必報之讐及是時舉而伐之可以得志而信大

義焉子以爲何如余曰此固我忠臣志士日夜所腐心而不忘者也雖然國家今日之勢顧不足以及此亦不宜不量輕弱妄自動兵以取禍也或曰昔越王句踐兵敗於會稽卑身以事夫差當是之時越國之地廣運僅百里而卒禽勁吳遂霸江淮今國家雖小弱地方猶爲數千里勝兵亦可得十數萬其勢不猶愈於越乎子乃以爲不可何也余應之曰子但見夫句踐滅吳之易而未見其所以致之者甚難也昔句踐反自會稽勵志發憤苦心約身非其人之所耕不以食也非夫人之所織不以衣也越國之中疾者問

之死者葬之老其老幼其幼教訓生聚十年而後用
之民之視君如子之視父母報其君之仇如報父母
之仇故一舉滅吳如拉枯然夫其所以致之者豈不
甚難哉國家自丙丁至今四十年無非教訓生聚之
日也誠能及其間大修政事厚養民力使根本既固
形勢既成然後起而圖之彼雖無間之可乘尚且易
以爲力況其可亡之勢較然如彼者乎今旣不然始
惜於積感而終狃於姑息　君臣上下未嘗奮發大
志夙夜刻厲以報仇雪恥爲心而惟日修吾之皮幣
金帛以自媚於虎狼之暴幸其一日無事而苟然以

自安也其於修政養民深根固本之計忽焉不加之意及至今日綱紀廢弛百度乖亂衆心判渙莫有固志重以饑饉癘疫民死亡者過半流離愁苦盜賊竊發區區壃埸之內尚有不勝其憂者況可望興師遠征以誅滅强虜耶夫驅死亡饑羸之餘出十無一全之途而責之以必死不惟無以得其力必且相率而爲盜吾恐兵未及於彼境而禍已生於蕭墻也子乃以越國之事擬之謬矣或曰如子之說則我將晏如而已乎曰我有二可憂者存焉夫安得晏如而已今虜有朝夕破敗之形一朝勢窮力戕奔迸東出則必

以瀋陽爲歸旣歸瀋陽則其去我益近而望我必益厚疑我必益深地近則勢偪望厚則難副疑深則釁易生過是以徃其操持我威脅我刼掠我將無所不至矣夫如是則我安得晏如而已乎此一憂也蒙古部落衆盛士馬精强其蓄銳伺釁必欲一發久矣一朝乘天下有變長驅入關據有北京則我於是時將俛首屈膝以事之乎抑將據義斥絶不與之通乎事之旣不忍而絶之禍且及其將安出乎且彼不遂有北京關外之地亦必盡爲其有矣有關外則是拊我之背而扼我之咽喉也其始也必以隣好要我及其

久而習我之弱而見我之易與則必將以臣妾要我要之而不聽則必隨之以迫脅脅之而不聽則必隨之以兵矣夫如是則我安得晏如而已乎此二憂也夫是二憂者我必有其一矣見必有之憂而不有以備之終亦滅亡而已矣豈不可懼哉國家武備之踈濶西南北三邊皆然而就其中兩西爲尤甚余嘗道兩西至薩水以南其所歷雄藩巨鎭城郭溝池太半頹廢徃徃漫爲平地樵童汲婦履而出入若踰門限一有敵兵以鐵騎馳而乘之則無以禦之矣而守臣視爲固然莫敢加一板而增寸土焉又聞列邑軍士

至老死不一試甚或不識行伍之列不知坐作之方鼓之而不進麾之而不退其弓弩劍戟之在庫中者率皆積久朽鈍刓弊不可用而守臣亦置而不問是可謂有備矣乎爲今之計急宜增築城池簡鍊士卒修飭器械厚爲之備使邊圉克固軍實大盛隱然有不拔之勢然後閉之關而絶之約置重兵於鴨綠江上使大將鎭之以待彼之變而乘其奔迸東出邀而擊之則雖不能一舉勦滅而亦可以立威刷耻使其不敢復動而吾且有辭於天下後世矣如是則蒙古之强盛亦不敢輕我而關外之地未必盡爲其有矣

何憚而不爲是哉或曰子之說誠然矣然念國家自
丙丁以來不敢留意於西事者特畏彼之伺問耳彼
之耳目旣長而使客之往來者歲相續於道近又鰓
鰓然有疑我之心驟見吾邊備增修益生疑怒不及
我之有爲而出先發制人之計則是我以虛名而受
實禍也亦何益於事乎余曰不然昔鄭之火也子產
授兵登陴子太叔問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
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旣
晉之邊吏果讓鄭子產善辭以對晉亦卒不敢復問
夫以晉鄭之親猶不可恃而無備況與强暴之虜爲

隣而徒畏其一時之怒不有以備之可乎設彼有晉之問焉吾之對之不患於無辭而彼亦無以責我矣就令甚怒而肆其暴亦不過一時之嘖辱耳終亦不敢加兵於我矣孰如束手無爲而卒不免危亡之禍也是其利害相去甚遠而國家過而慮焉其亦不思之甚矣或曰然則今日急務止於此而已乎曰此猶末也其本則惟在 君上卓然先立大志無一毫苟且姑息之念而收召賢才振擧紀綱飭厲羣工趨事赴功夙夜以思察民心之所便否而亟罷行之使民志固結於我皆有親上死長之心然後可也其他如

選將帥明賞罰廣儲蓄攷軍籍者則又在廟堂孰講而行之耳非草野之所敢論也

往在甲寅先君子自使燕還聞吳三桂起事虜中大警私竊爲此篇藏之篋笥而不以示人也其後三桂竟敗死而虜至今無恙盖愚臆料或中或不中天下事其難喻度如此然其所謂二可憂者今尚未艾而顧念根本之計不及彼時又遠甚發篋讀此不勝慨然輒録以存之以見區區之志云

## 洞陰對

永嘉子旣定居于洞陰之山客有過門而勞之者曰

吾子良苦吾子少長京華家世卿相雖未嘗涉仕宦之塗躬綏冕之榮而固亦飽膏粱襲綺紈居處有宴安之適出入有游閒之樂漸漬富貴非一日之久矣乃今一朝窮居茅茨之室藜藿之食妻子憔悴而僕隷有飢色亦甚苦矣是其地又幽遠而無人虎豹之所咆嗥熊羆之所往來而吾子是處吾竊爲子憂焉雖吾子亦豈無慽悔於其中哉吾將見子不能久安於此也永嘉子漠然有頃而應之曰微謝客見念之勤雖然僕不肖亦嘗側聞君子之道而知命之說矣夫化萬物者莫善於天養萬物者莫善於地然天不

能常化有生有殺地不能均養有盛有衰生殺之分盛衰之况蓋有命存焉而物莫能遺也夫旣受命於天地比形於萬物以爲人矣而獨可以免此乎夫人之窮達榮辱何常之有世固有編戶而爲侯王卿相而爲匹夫或生而食萬鍾之祿或至死而不厭糟糠自是以往雖巧曆亦不勝計矣雖然此豈人力所能與哉卽天地亦不能自必其予奪矣而世之人乃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之利其求之也恤然憂其不得得之也慄然恐其或失而失之則又怛然而戚勃然而不釋也此皆不知命也夫惟君子則不然其視貧

富貴貧賤往來得喪若晝夜之相代乎前而不置忻慼於其間是以顏淵處於陋巷而不改其樂曾氏被縕袍曳弊屨而歌聲若出金石是其志浩然豈貧賤所能隕穫哉雖然此其素處然也若伯夷叔齊避紂於北海之濱逃周於西山之上采薇以食之彼固孤竹君之二子也南面之尊富貴之樂其所自有而棄之如脫屣設身困約而無所悔也嚮使二子者顧慕前日之富貴而不能忘情則豈能一日而安此哉雖然仁人君子之所以處窮約若此者豈若黽勉於不得已哉亦樂天知命隨時而處順若夏日之葛冬日之

裘各自有適也今以絺綌而比狐貉之厚則亦有間矣而人有盛暑而慕重裘者則未有不以爲大惑者富貴貧賤於人固大矣然亦猶四時寒暑之變耳其所以處之者豈不各有適哉夫太上以義處命其次以命安義最下者乃不知命今僕雖不足以希太上之道而即其次者亦不敢不勉焉今吾子乃以最下者期僕一何相知之淺也僕雖生長肉食之家而素性澹泊顧未嘗習爲富貴之容而矜誇勢能之榮矣今既不偶於時息意進取謝絕世事而自屏於深山嵁巖之中矣窮餓之事枯槁之處乃其所自求也夫

既已求之矣而又從而怨悔是何異於浴者之惡濕而燭者之畏熱哉僕雖甚鶩亦不爲此也且僕少而有閒居求道之志竊嘗慕邵堯夫百源靜坐而願學焉久矣今之來也固樂其幽深淸曠可以藏脩游息既已築環堵之室而牣六藝之籍晨夜吟諷以求聖人之遺旨其暇也輒彈琴賦詩以歌詠其性情而及其倦也則又登高而臨深覽觀川流之不息雲煙之變化禽魚鳥獸之往來以適其志是亦足以樂而忘死矣何不安之有若乃虎豹猛獸之恐雖或有之而世之所可畏者有甚於此者多矣以是而爲吾憂不

亦未哉客唯唯去

## 讀法言

六經皆聖人之言而其言者皆道也易之陰陽詩之性情書之政事禮之倫序樂之和順春秋之名分節所謂道者也聖人懼夫人之不明此故言之言之不足傳遠而垂後故筆之其爲言莫辯而其文炳然若日月星辰歷數千百載猶新嗚呼豈直數千百載而已哉盖將與天地終始矣自孔子沒聖人之道衰微言絶而大義乖子思孟軻生於其後各爲書以明聖道其憂患後世亦至矣而其文與六經相表裏後雖

有作者不可及矣及余讀揚雄所爲法言其書類喜稱堯舜孔孟似欲以明道者而竊恠其文頗艱深詰曲與聖人言異者何也六經雖若簡奧未易明然本其始固矣口以出肆筆以成故讀之而不見其有礙也味之而不見其可厭也反復之而無一言之或遺也此其爲聖人之言而學者所以沒身也今雄書驟若未易窮而徐而繹之直淺淺不見其有得焉而故自爲艱深詰曲令若簡奧陋矣其有意於文也蓋自子思孟軻以來諸子百家之說羣起亢斥以汨亂聖人之籍若莊周列禦寇楊朱墨翟孫吳申韓之屬其

言皆詭異舛逆不經及漢興賈誼鼂錯司馬遷之徒其書亦多不醇而要皆各述其所欲道者而未始有意於文故讀其書皆沛然自肆卓犖恢奇可傳令雄自附託聖人之道而其文剽擬局澁反出諸子下以其無得於道而有意於文甚也是豈不可戒也哉

讀鹽鐵論

余讀鹽鐵論觀其崇道德抑權術明義利之端述奢儉之效究極治亂興亡之原論議淵源辭義弘博西京以來蓋少見矣獨惜其論公孫弘兒寬有未盡焉當武帝之時內事土木外征伐四夷上下淫侈文飾

於利公孫弘兒寬俱以儒術進身爲丞相御史大夫不能正言匡主盡輔拂之責令其君絀去私慾崇尚節儉行仁義之政以安天下乃反阿諛取容徇主之意恣其所欲爲其本旣不正矣而顧自爲布被練袍食奴隷之食以示儉於人欲令一世從化此猶決洪流於上而捧土而擬其後也若是者雖有伯夷之廉墨翟之儉且無益國家之治況如二子者何足道哉而或者乃欲執此而議奢儉之得失陋矣爲此論者又不能深明二子阿意徇君之罪以曉當世而顧反稱述其區區細行指以爲側身行道至於國家之敗

風俗之壞悉歸之後人之過抑何謬也嗚呼三代以後人不知聖人之大道而小廉曲謹易投人之耳目故士或矯情飾行以收名於當世而世之君子不察輒復隨俗稱譽而不知議其大節者多矣豈獨此哉
豈獨此哉

## 讀陳同甫孔明論

同甫之爲此論直以孔明擬之古王佐其推重亦至矣然於知孔明則未也蓋其言曰譎詐者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於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此

孔明之志也故仲達以姦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殘以詐孔明以仁以信信斯言也孔明之所爲公忠仁信者初非有見於天理之當然而特務出於敵人之所不能以取雋於一時耳使當世無仲達而孔明可以獨騁其智術也則凡仲達之所爲固將以身爲之而不憚也余未知孔明之心果如此否乎且使孔明而有是心也則其所謂正與義者亦譎詐之大者耳余未知古之王佐如伊尹太公者其道固如是而已乎嗚呼孔明之才固足以兼仲達矣乃其心尤卓然默契於大道之原而有志於三代之

英區區智術豈其所屑爲哉彼陳壽者乃謂其長於制戎短於出奇亦淺之爲知孔明矣宜同甫之不取而爲之辨也然其說又如此則是又安得爲眞知孔明者哉蓋壽之論以不能而不爲者也同甫之論知其不可售而不爲者也二說者雖殊其不能處孔明於智術之外則一而已矣然使孔明而爲計功謀利假仁義而行者則非壽而同甫也故余特論之

## 戒愼恐懼通貫動靜說

中庸戒愼恐懼自來說者例多專屬於靜一邊然此實全體工夫通貫動靜竊詳子思之意本要說無時

無處不致其戒懼故極其至而言之以爲雖不覩不聞之時亦不敢忽焉耳是以其言雖若偏於不覩不聞其意實則貫於所覩所聞朱先生看得此意極分明故章句必先言常存敬畏而繼之曰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或問亦先言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終之曰極言之以至於此其意可見矣然章句語意簡約或問又似推說故人多不察遂以戒懼工夫專屬靜一邊此非子思與朱子之意也然朱先生亦多以戒懼爲靜時工夫蓋戒懼之實雖通貫動靜而若所謂不覩不聞者則自是靜底境界故就此而

言戒懼不妨作靜時工夫故耳苟不識此意而遂以戒懼者專屬靜時事則不可朱先生本意不獨章句或問可見其與胡季隨一書尤分明其書曰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又自註云不覩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所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所聞見處却可濶略而特然於此加功也其下又論愼獨一節曰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又

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詳此一書語意無復可疑其曰非謂所聞見處却可潤略而特然於此加功者說出子思立言之意固已十分明白而其所謂全體工夫者又可見其通貫動靜之實矣此不當只就文義立說須以實事驗之可見蓋所謂戒懼者卽莊整齊肅戰兢洞屬儼然如有所畏不敢怠忽之謂此箇意思不但於事物未至思慮未發時爲然凡於日用言行起居動作之際無不當然朱子以爲全體工夫者此也至於愼獨之愼亦只是戒愼恐懼之約言者耳非有二事也但獨字境界是方寸之間念慮之

萌人所未知而已所獨知者尤當加意而致愼焉故
子思別作一項說初不在戒懼之外也然此處正是
天理人欲分岐處更須有省察工夫以審其幾固與
尋常持守意思不同然此亦戒愼恐懼之開眼處耳
旣已分別公私是非之後則依舊是戒愼恐懼以保
守此天理而已更有何事此戒懼之所以通貫動靜
也朱子嘗論惟精惟一曰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
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所謂守而不離
卽子思言道不可須臾離君子戒愼恐懼之意也是
以朱子於或問論戒懼之說曰因其不可離者而持

守之也此卽守而不離之謂也但舜則專就動以後說子思則又自動處推極而至於靜其說益精密矣其說中字亦然舜之執中只言無過不及之中是已發也而子思之中庸兼未發已發言之亦此意也要之守而不離卽存養持守之事而舜旣就動以後說則戒懼之不專於靜亦可見矣

曾子受季孫之簀論 利作

善觀聖賢君子之道者察乎小大始終之際而其得失可以言矣其失也小而所立有大焉則惟其大之可法而其失不足諱也其始也過而其終也能改則

惟其改之爲貴而其過不必掩也世之學者或以一時之過失輕議聖賢君子之道而不察乎始終小大之際則固妄矣而不然者乃欲並其已著之失旣改之過而掩諱之是亦世俗常人之情而非君子之用心也愚嘗讀禮記檀弓篇至其記曾子易簀事竊有以見聖賢改過之勇正終之義未嘗不三復感歎而顧世之論者往往致疑於其初之受賜輒有爲之曲說迂辭而歸之於無過者愚竊以爲過矣夫季孫之簀而曾子之受固非禮也是豈後人所可得以文飾掩諱者哉若善觀聖賢者則惟當論其所立之大而

究其終之善焉可也愚請得以詳論之夫君子之於道也固無所不謹而辭受之際其義尤嚴故古之聖賢莫不兢兢於此夫以曾子之賢親受教於仲尼之聖一貫之旨獨聞他人所不聞則其道德之盛幾已進乎聖域矣且以曾子問一篇觀之則其師友之所講究終身之所服習尤在乎禮其於辭受之義講之固宜熟而處之固宜審矣今乃苟焉受人之賜而不覺其非禮則豈不可疑哉抑愚竊意曾子之受固亦有說蓋季孫魯國之上大夫而曾子則一賤士也以大夫之尊有賜於士是必有慕乎其德義而其接之

也亦必以禮矣曾子之心亦以爲尊者之賜卻之不恭而一簣之微無害於取故受焉而不辭也雖然君子之於辭受也亦觀吾義之當否耳如其義則雖匹夫之餽可受而不然則雖天子之賜亦不可受也如其義則雖萬鍾之富可受而不然則雖一芥之微亦不可受也不義而受之天子與不義而受之匹夫無異也不義而受一芥與不義而受萬鍾無異也蓋其所受者雖異而節其傷吾義則同耳然則大夫雖尊固非若天子也一簣雖微固非若一芥也是亦何難於卻之而顧可謂無害於取哉愚以爲曾子之於此

固不免乎一失也論者以爲仲尼大聖人也而陽貨有餽則受而不辭夫季氏之惡豈甚於陽貨而顧不可受其賜乎是不察聖賢所爲其事雖相似而其義實不同也夫謂曾子之不當受簀也亦非以季氏之賜也特以其大夫之物而非士之所當用也蓋禮莫大於名名莫大於物名與物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大夫之於士也其名位固相懸而服御各有物今以季氏之簀而曾子受之則是以士而用大夫之物也此其所以非禮也是故童子之言亦曰大夫之簀者再則其意可知矣若陽貨之所餽仲尼之所受特一蒸

豚耳此果何害於義而不可受乎是固不可比而同之也或又謂禮記之書成於漢儒之手其所記聖賢言行往往有誕妄失真者且以檀弓一篇言之如五父之殯也防墓之崩也將適楚而先之以二子也是皆記大聖之事者而君子以爲不足徵信則今此易簀一事安知非記錄者之誤也是亦有不然者夫五父之殯謂聖人終母世而不知父葬也防墓之崩謂聖人躬視其親之窆而不能致愼也適楚而先二子謂聖人急於求位而類世俗好利欲速者之爲也此皆推諸理而必不然考諸事而不足徵則其爲記錄

之誤固明甚矣若曾子之易簀則其事固非此類之比而卽其得正而斃數語味其辭旨玩其氣象非幾於大聖者不能說出則此豈漢儒之所得僞者哉欲掩一時之過而遂廢其至言其亦謬哉嗚呼人非堯舜不能無事盡善則自大賢以下固不免時有過失矣惟其奮厲明決當改卽改若日月之食而更也白玉之瑕而磨也終至於無可議者此其所以爲大而非人人所可及也夫曾子之受簀固亦一時因仍之失而不可謂無過矣然其疾病已革纊息將絕不可以復變而一聞童子之言輒瞿然而驚醒然而寤不

諱孚氏之賜不聽魯元之諫而舉而易之不俟終夜譬若湍水之流臨萬仞之壑要下卽下無少疑滯此非見道至明存養至熟而胸中灑落無一毫私吝安能若此哉卽此而觀之則其平生辭受之際固皆兢兢致嚴而無物不謹無徃不審也又可知矣推是心也則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亦不爲也此其所立之大蓋已幾於聖人而其正終之義固宜爲百世師矣卽彼一時因仍之失特一太空之纖翳而固已消融盪滌不見其跡矣又何足爲病哉而後之論者乃反爲曲說游辭欲掩其旣徃之過失此豈曾

子之心哉嗚呼世之學者一有過失輒務掩護周遮以自文飾而不思所以遷改故小失而累大德始過而終爲惡者滔滔皆是以是心而論聖賢宜其爲曲說遊辭而終無所發明也愚故推本程朱之意而極論之若此

## 周公論

聖人百世之師也然其行事或不免於衆人之疑而君子之辨之也又不能深考其實而爲之說則其理雖明而其事未核吾之說雖善而人之疑未能盡絶若周公之誅管蔡此衆人之所疑也然而君子辨之

則曰爲宗社不得已也此若可以解其疑矣而人又
從而咎其始曰曷爲不審而使之也君子亦曰不忍
逆探其未然之惡也此其言也於周公之心可謂得
之而人之疑之也亦可以絶矣然猶未焉者何也其
事之實未核也以余考之管蔡之封於殷而監武庚
也非周公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旣克商有天下
大封諸侯其同姓之封者自周公以下數十國其異
姓之封者自太公以下亦數十國管蔡之封於殷而
監武庚也固在此時矣此固非周公之所得專也然
武王之聖猶周公之聖也而周公又爲之相焉則武

王之事卽周公之事也旹獨爲周公解也則將何以
爲武王解也且不能爲武王解也則又何以獨爲周
公解也夫吾之言也非是之謂也謂管蔡之封於殷
而監武庚也在武王有天下之初則自無疑之可解
也夫管蔡之受誅也以其見誘於武庚而流言於國
也其流言也以其不厭於周公之攝而妄生猜疑也
周公之攝也以武王崩而成王幼未卽政也向使武
王在位十數年而崩則成王固儼然長君也無待於
周公之攝矣周公而不攝則管蔡雖不令無自以有
猜疑之心矣管蔡而無猜疑則武庚雖不忘亂無自

以售慝間之謀矣流言何自以興哉夫武王之克商
未久而崩也成王之幼而嗣位也天也非人也彼武
王與周公又安能逆覩而預計哉當武王之在位也
周召居於內而夾輔王室管蔡居於外而使監武庚
此皆王室之至親而其任之不能無輕重固知管蔡
之賢不及於周召也雖然其親則吾弟也其才則非
常人也其於監殷也固非他人之比矣此武王所以
使之而不疑也使武王在位十數年之久周德益洽
殷民大和而武庚之鴞音旣變於桑葚則管蔡之在
外也其爲王室之屛翰大矣又何有於他慮哉此武

王所以使之而不疑也然則其不疑也非特不忍於
疑也亦無自以疑也是尚可曰使之不審乎而不幸
武王遽沒而遂有流言之變東征之事周公不得不
自任而後之疑者乃從而咎其始曰曷為不審而使
之也嗚呼其亦不深考之過也曰然則陳賈之問而
孟子之答之也其不以是解之而顧亦曰周公之過
何也曰孟子之言大抵主於明理而略於考其事直
論其心而不暇辨其他如萬章之問象謀殺舜而妻
二嫂也桃應之問瞽瞍殺人而臯陶執之也以其事
而言則舜既為帝壻也而象猶謀殺瞽瞍之為天子

父也而遂死於殺人宜無是矣而孟子皆不疑論也
直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誠信而喜之奚僞焉又曰
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此皆
直就聖人之心發明天理之極致以破世俗計較利
害之私非孟子固莫能爲此矣今其論周公也亦然
夫不忍以兄弟之親而逆探其未然之惡此聖人之
心而天理之極人倫之至也孟子之所欲明者無急
於此而於其事之實固不暇深考而辨之也彼誠見
當時之人良心溺而理義喪雖以父子兄弟之親而
利害奪其恩猜疑賊其誠大亂日作而不可止也故

常有意於窒其源是以其言每如此也況陳賈之問意在於爲其君文過則又不可以無警也其警之也與其以聖人之必無過不若以其過而不諱又能改也是固不暇爲周公切切然辨其無過言固各有當焉爾雖然其事之未核則人之疑於聖人也終未能盡絶故余爲之考論如此蓋孟子之言不忍疑之說也吾之所云無自疑之說也不忍與無自二說者具而於聖人之心與事始無遺憾矣

農巖集卷之二十五

# 農巖集卷之二十六目錄


## 雜著

策問

諭太學諸生文

又諭太學諸生文

永原尤齋祠宇營建通文

靜觀齋 李公端相 集論七闋爲一章書考證

書表廷俊事

靜觀齋言行述

玄石 朴公世采 心學言訣記疑

教書
教咸鏡道觀察使李世華書
教江原道觀察使權是經書
箋狀
大殿誕日陳賀箋
萬壽殿災　大殿陳慰箋
代伯氏謝賜　御製詩箋
上巡察使狀
上梁文
芝洞新居上梁文

三一亭上梁文
淸泠瀨新亭上梁文
贊銘
尤齋先生畫像贊
陽谷吳公 斗寅 畫像贊
雜器銘
筆筒硯滴銘
祝辭
李生德壽字仁叟祝辭
婚書

代伯氏答吳氏女婿書

崇兒婚書

# 農巖集卷之二十六

## 雜著

### 策問

問春秋一書聖人經世之法大備其筆削之旨袞鉞之義可得以詳言歟孟子謂詩亡然後作程子謂五經之斷例者何歟託始於隱公徵辭於定哀者何歟尊君卑臣之義貴王賤霸之意當於何而見之重復讐而嚴討賊內中國而外四夷者可歷指其實歟隱之元年不書即位桓之十年始書王正者何義歟書盟皆惡而首止葵丘之盟何以見其不惡用兵必書

而闕官泮宮之作何獨闕而不書歟諸侯之或書葬或不書葬大夫之或日卒或不日卒果皆有意義歟一春王正月說者以爲夏時冠月而或以爲周實改時西狩獲麟說者以爲書成麟至而或以爲感麟而作二說果孰是歟夫聖人之作經所以垂教萬世其言宜若明白簡易而今以傳註之說求之或一字而寓褒或一字而寓貶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者抑何微曖繳繞而至其貶人之爵位削人之姓氏予奪誅賞一任已意以一介陪臣而行天子之事者又何其專僭歟豈聖人之旨本不如此而後儒之推說太過

耶者謂其據事直書善惡自見而初無抑揚操縱之意則魯史之舊文足矣又何待於聖人之筆削耶昔朱夫子傳註諸經發明聖言備矣而獨於春秋無釋其難讀豈其微辭奧義終有未易究者耶古人曰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又云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然則有志於窮經致用者亦不可以其難而不之講也如欲深究聖人謹嚴之旨施諸行事不失其大義其道何由願聞諸生博雅之論

論 科題

問學者之講性命必曰理氣理氣者果何物歟其同

歟異歟有先後歟無先後歟經傳之言無以理氣並稱者惟易傳曰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先儒以爲此理氣之說也然不曰理氣而曰道器則豈果無他義歟易傳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先儒以爲此亦理氣之說也然由前之說則是理卽氣也由後之說則是由理而生氣也二說者同出於孔子而其旨不合何歟先儒之說大抵以爲氣有形而理無形氣有情意造作而理無情意造作有形斯可見可見斯可名若其無形則又孰見而名之耶有情意造作然後方有功用若其無情意

造作則又何自而有功用歟先儒又謂氣有善惡而理無不善理苟無不善則氣之惡者豈其不本於理歟不然理又安得爲無不善歟且人之有桀跖物之有蛇蝎亦非無理而生者又何以有惡無善歟先儒又謂氣者萬殊而理則一而已矣今且以五行言之其浮沈虛實剛柔清濁不同者理也自是而推之萬物莫不皆然是則理亦爲萬殊烏乎見其一也歟先儒又以理爲有本然乘氣之別氣之在天地間亘古亘今充塞無間理固無一息而不乘於氣矣於何而別有所謂本然者歟先儒又謂氣强理弱管攝他不

得是則氣不聽命於理而理反受制於氣凡天地造化皆氣之所主張又何取夫理而貴之歟先儒又謂無氣則理無掛搭處是則理雖不離乎氣而其不雜也特指依附而已又謂理墮在氣質之中是則理本懸空獨立而有時而墮乎氣中也理之與氣固若是其有纔等歟理氣之說莫備於有宋諸儒而初未有一二同異之辨至 皇明羅整菴始拈出程朱二先生之說謂其所見不能無差殊其果然歟而其所自爲說者果的確不可易歟至本朝退栗二先生有四七人道之辨則所謂理發氣隨氣發理乘與發之者

氣所以發者理二說又不相合不知何者爲是歟大抵理氣之說古人所罕言而至後世辨論漸多此果切於爲學而不可緩者歟何以則於此二者有以深究明辨而諸說之同異得失亦皆得以折衷無疑歟諸生必有素講於此者其各悉意條陳無拘程式

諭太學諸生文

國家設學校置師儒固使之教養多士爲異日朝廷之用其意不偶然也雖後世所以教且養者其法不能如上古之盛而不免出於記誦詞章之陋聲名利祿之誘然使爲師儒者其問學行義足爲學子所尊

敬而又能誠心相與講劘不倦則雖於課試程法之中亦豈無敎養之實僕以無似猥忝是職辭避不獲抗顔師席自惟蔑裂輕淺不足以矜式多士區區之志但欲日處學宮蚤夜與諸生相見有話相告有疑相討見善必奬聞過必戒庶使情志孚洽敎學相長以少稱國家任使之意而顧爲疾病憂患所錮不得數以身來處其或旬日一至則諸生又視爲過客無意親就終日倚席絶無一人聽講竊惟諸生所讀固皆聖賢遺書雖拘於記誦帖括不暇悉意探玩以究極理義之精蘊卽其文義訓詁之間豈無一二可疑

者而亦不肯講問况進於此者雖欲相告語其誰肯聽之若是則不惟僕無以自免於尸素曠職之罪即諸生亦何以副　聖朝教養之意思之誠爲慨然自今以後願改前轍苟僕來過之日諸生無論上下齋人各持所讀書自來求見隨疑相講不憚反復無徒以師生虛禮爲拘而一主於誠心求益則庶不至於莫往莫來而或不無一分相長之益矣諸生盍相與念之

又諭太學諸生文

學校禮義所出居其間者當以和敬遜讓爲務矜傲

粗暴爲戒諸生平日於此固宜有所體念而似聞頃
日因一禮貌之失發怒於館僚遽杖其傔從館僚之
於諸生雖未有師生之義固亦在尊敬之列設或有
一時所失似不當以非禮相加況彼此得失未知誰
在而必欲取快於一勝不暇顧念於大體此甚可惜
退溪先生嘗曰刑非儒者事以此言之學校之有刑
杖本非所宜雖或不得已而用之切宜詳審愼重以
尊學校體面豈可遽施於所尊敬之從人以傷敬讓
之風以犯傲暴之譏此在事理實甚未安以僕之忝
在師席而欲默而不言則恐非古人胥臣胥訓之意

是以不免盡言相告此事若係齋中所共爲則各宜一意自剋以圖遷改或只一二人所爲亦須相與戒切俾自知悔毋或再蹈前失推此以往一言一動益加恭愼務歸於敬讓而胥遠於傲慢則其在庠序道義之敎師友切磋之義庶幾不悖諸生其各知悉

水原尤齋祠宇營建通文

尤齋宋先生之棄後學今已六易歲矣士林之哀痛追慕愈久愈深而大禍之餘正論鬱而不伸俎豆之奉至今缺焉何幸天日重明世道更新而朝家之於先生所以懋恤褒寵旣備且隆靡有遺憾其在士林

粗暴爲戒諸生平日於此固宜有所體念而似聞頃日因一禮貌之失發怒於館僚遽杖其傔從館僚之於諸生雖未有師生之義固亦在尊敬之列設或有一時所失似不當以非禮相加況彼此得失未知誰在而必欲取快於一勝不暇顧念於大體此甚可惜退溪先生嘗曰刑非儒者事以此言之學校之有刑杖本非所宜雖或不得已而用之切宜詳審慎重以尊學校體面豈可遽施於所尊敬之從人以傷敬讓之風以犯傲暴之譏此在事理實甚未安以僕之忝在師席而欲黙而不言則恐非古人胥匡胥訓之意

是以不免盡言相告此事若係齋中所共爲則各宜
一意自勉以圖遷改或只一二人所爲亦須相與戒
切俾自知悔毋或再蹈前失推此以往一言一動益
加慈愼務歸於敬讓而胥遠於傲暴則其在庠序道
義之教師友切磋之義庶幾不悖諸生其各知悉

水原尤齋祠宇營建通文

尤齋宋先生之棄後學今已六易歲矣士林之哀痛
追慕愈久愈深而大禍之餘正論鬱而不伸俎豆之
奉至今缺焉何幸天日重明世道更新而朝家之於
先生所以愍恤褒寵旣備且隆靡有遺憾其在士林

所當致其崇奉而寓高山景行之慕者亦不容於一日緩也水原之挽義村即先生衣履之藏而平昔杖屨徃來亦多在此其遺馥餘韻尚有未沫爼豆之地宜莫先於此近畿多士旣已合辭上章請命于朝今將涓日鳩材以治事役而竊念先生道德功烈爲一國所共尊仰則今日之事正當與四方之士共之盖吾東方道學莫備於李文成而金文元先生實受其衣鉢之託先生旣早游其門得其的傳而又嘗以考亭夫子爲孔孟後一人寤寐羹墻服膺尊信有如子弟之於父兄自其言行事爲出處進退以至於辨異端

闢邪說悉遵其遺訓成法以爲律令繩尺而推以及乎一世使夫人者皆知朱子之道眞可以建天地質鬼神而向之則爲聖人之徒背之則爲斯文之賊此其門學淵源之正而羽翼乎朱子者然也丙丁以來東土幾於左衽而天地之大倫斁矣一時賴金文正諸賢得以撐拄扶樹而先生出於其後又當 孝廟盛際毅然以尊攘之事爲已任君臣之間密勿謀猷志貫金石雖其事功未究而大義皦然亦是以有辭於天下萬世矣觀其前後奏劄及所與學者片言隻字無非發明此義而至於大命將墜之際猶惓惓三

致意焉是以當世之人雖鄙夫愚人亦皆知尊周大義懸諸日月不容湮晦而天綱人紀賴以不墜此其事業樹立之大而發揮于春秋者然也夫孝子之道尊而士不畔於異學矣春秋之義明而人得免於禽獸矣其有功於聖門而爲德於斯世如此苟有秉彝好德之心者其於今日之事孰不欣然樂聞而至於不計遠近協心同力以底乎有成亦不能無望於諸君子伏惟鑑念幸甚

静觀齋 李公端相 集論七閏爲一章書考證

餘分之數盡於十九歲閏十月二十九日午

前此即所謂六百七十三分也六百七十三分外則又以新分纔之滿其九百四十分之數而爲一日其明日則便是至朔同日盖至者天與日之中氣中氣之入不必隨新分而即入也

按十九年閏餘之數凡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以二百六日分作三箇大月四箇小月爲七閏三箇大月合九十日四箇小月合一百十六日通計皆爲二百六日其零分六百七十三分入於第七閏之次月初一日爲冬至此即爲至朔同日而所謂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者也此正以三箇

六月四箇小月數之而合若如啓蒙註玉齋胡氏說作四箇六月三箇小月則此六百七十三分者已盡於第七閏之內而冬至入於閏十月二十九日矣豈置閏之意哉胡氏說恐一時推筭之差而至於此書所云則恐又因胡氏說而推之益誤夫所謂餘分者非他即中氣之羸於朔日者耳今詳此書卻分餘分中氣爲二此正緊要差舛處是以其所推說皆有不可通者盖日餘分之數盡於十九歲閏十月二十九日午前其明日便爲至朔同日則是不察餘分盡處即爲中氣今既餘分之數盡於閏十月二十九日午

前則卽此閏月二十九日午前午前恐太早大約當爲中初今姑據本書言之耳已爲冬至矣何得明日始爲冬至而謂之至朔同日乎又曰六百七十二分之外又以新分繼之滿其九百四十分之數而爲一日是不察所謂新分者須據氣朔分齊以後而言不容於其前乃有所謂新分者也新分之說會未有見今且據此書言之亦如此矣又按新分之說當於合朔爲月處言之蓋月與日會常在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上此雖未滿三十日之數然一日之內不可截斷朔前朔後分屬兩月故不得不併計朔後新分四百四十一以足九百四十分之數而爲一日大抵問者之意本疑餘分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分作四箇六月三箇小月則第七閏僅二十八箇日六百七十

三分其於日法九百四十分尚少二百六十七分何得以此爲全日以滿閏十月之數而翼日爲至朔同日也其答之正當先正胡氏三箇小月之差又明餘分盡處卽爲中氣之意則便見六百七十三分當盡於十一月初一日某時刻爲冬至此卽所謂至朔同日而問者之疑解矣今者不然而只據胡氏推筭之差輾轉分解故其差誤如此矣

又詳前一書所謂未滿一日之數故謂之小盡此亦誤盖玉齋所云小盡者謂其未滿三十日而盡於二十九日非六百七十三分未滿於一日之數

之謂也

## 書表廷俊事

表廷俊新昌人家世素微賤少業武登第歷官萬戶僉使後至縣監廷俊嘗從我曾大父淸陰先生入虜中遂有名於世先是崇禎丙子南漢圍急羣臣爭勸
上出詣虜營先生獨力陳大義裂降書哭爭不得媾成遂歸臥嶺南之安東不肯仕虜聞而恚之庚辰冬執先生北去居一年始遣還而猶羈之義州後又聽賊臣李烓言再執先生去虜差始至京故秘其事及還至平壤始言之時事出不意先生方在義州不

及知又適無子弟在側廷俊自京師聞之即日乘傳馬西行晝夜疾馳三日而至義州見先生於壽星村時虜差且未至廷俊告之故因請從往先生義而不許曰彼死地也爾有老母在奈何欲從我廷俊慨然曰小人誠有母然尚無恙且不忍公獨入不測之地遂留不去居二日虜差始至直馳入先生舍悉搜書籍裝齎焚之趣先生渡江意氣恟恟恐喝百端是日見者自州尹以下皆惴惴無人色而先生視廷俊辭氣獨壯不少懾奇之問爾獨不畏彼乎廷俊對言彼非能殺我又何畏癸未正月某日虜竟以先生渡江

廷俊遂從之既至瀋陽始囚之東館無何又移北館北館虜所處死囚者也先生益自意不免顧謂廷俊曰吾死職耳爾無與我俱死理同入此無爲也麾之使去廷俊泣不肯曰業已從公至此矣獨何忍棄公先歸及門門者又拒之廷俊力持先生腰不脫遂得入既入荊棘錮門三日不通水火已而稍寬亦非人所堪也廷俊則不以爲悔日夜與先生同臥起身服奴隸之役閱數月不少懈及先生子弟至始辭歸猶戀戀不能去先生爲賦詩以贈亟稱其氣義後先生竟亦得歸自此世無不知有表廷俊者然廷俊亦豈

能逆料及此世蓋有慷慨輕身以赴人之急者然其立意較然不以毫髮覬後利要未有如廷俊者也夫士平居讀書談義理臨死生患難猶不能無背負若廷俊閭巷武人而其信義卓卓如此詎不尤難哉廷俊資堅悍精敏其與人甚恭謹而遇事敢為於為義益勇少時隨先生航海朝京師一日遇海船數十若將圍逼先生踞坐柁樓指呼從人從人皆讋伏不敢動廷俊獨挺身出抗聲與船上人問答彼亦卒不敢逼而去先生由是奇之知其緩急可用矣文嘗事朴承宗及承宗死親戚皆亡匿無敢收其尸廷俊獨備

匍往哭之身爲搶斂而去人以爲有恩輒酤習風云
廷俊爲人短小鬚長至腹今年八十一矣尚彊壯渥
顏健步翩翩若少年每至余家輒談北館時事及誦
先生所贈詩歔欷感慨至或涕下聞又爲余言初見
先生於壽星也先生方飯悉驚之俟飯已乃告先生
夷然不少動言貌若平日在虜中久亦終不見異容
見虜譯命壽必罵之命壽爲不聞也若不敢出一聲
聞齋燕讌諸佳味必因廷俊以求獻時與廷俊語廷
俊或抗言相爭則命壽輒嘻笑罵曰爾亦效淸陰者
耶其見畏慕如此至他虜亦皆然嗚呼豈非天人哉

因嘖嘖不已嗟乎有以夫其千里奔義也豈偶然哉

靜觀齋言行述

先生爲人高邁貌癯而神淸目視瞭然襟懷洞徹不設崖岸群居樂易可親而標致自絶居家篤恩義旣早孤事伯兄如事父與群從相愛若同氣有過必以告告之又未嘗不盡然其言特懇至易入顔不見有忤也慈良泛愛與人有誠見有一善一能必喜而稱之惟恐人之不知而其爲人處事必委曲周詳盡已之謀遇宗族鄕人雖疏賤必飮食之節有以要請來者事可從不可從亦必使各厭其意而去是故人無

賢不肖貴賤皆得其懽心而與朋友交益開心見誠
盡所欲言不爲毫髮隱蓄朋友亦以此益慕愛之而
至其有大故則絕之甚嚴也廉介絕人平生不問家
人產其在官俸祿之外一無所入而苟事涉財賄卽
他人見以爲無害於義者其心不屑若糞土之著巳
必絕而去之而後巳不然卽須臾不安故家人畏之
雖至貧未嘗敢爲一非義以規利不惟不敢亦不忍
傷其志也蓋先生天資本高雖晚年講學益自修治
而其行義端潔自少時已然矣先生爲學不主一偏
不趨徑約務博觀天下之書究極衆理以期達乎高

明而反造乎精約其志意遠大初不苟冀速成也其於書蓋自六經以及濂洛關建旁逮子史無所不覽而浸涵淹貫窮日夜不厭當其有會於心也諷誦之聲若出金石聞者爲之興動其感奮激厲孳孳不息眞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而其聰穎強記又足以濟其志凡微辭奧義人所難解者先生即一見通曉然潛思深玩未嘗不反復也故先生之學求之雖晚而用力未久然其充積深博而論說沛然無所滯礙即其所至亦非世之拘儒所能及也然先生多病清羸不能刻苦自持平居或終日偃仰而神氣灑然不

見慣情對人不廢諧謔然俚俗之談亦不出於口蓋
其玩心高明而守之以易簡養之以恬澹者自有法
度矣先生論議疏通不亢不滯而其憂時言事感激
深切與學者言必廣引博喻或縱言及於佐命之際
而亹亹不已人或疑其施之不遜然先生之意要以
歆動學者之意而開發之故聞其言者亦皆樂而忘
倦先生雖早絕當世之志而其講明道學接引後來
世方以是望先生學者亦頗稍稍親嚮之而先生歿
矣不然其成已成物之功所就何可勝道哉嗚呼其
可惜也先生行業本末固皆在人耳目而其尋退一

節先當世以爲莫及者蓋朝廷之士入而不出自古
譏之而爵祿之辭聖人至比之於蹈白刃則其難如
此矣而先生又資望冠時卿相之位朝夕可致其雍
容文雅出入風議足以立名當世矣而先生乃棄而
不取低徊郤步一朝遂決然自引而去當是時先生
之年盖三十八矣自朝之卿大夫與其朋舊僚友爭
欲留之而不能得此雖古所稱大勇何以加焉雖然
有大於是者夫道之難入也文詞之蔽蓋甚於利祿
之誘矣世之高明文學之士類皆自喜其能不肯從
事於聖人之學或既有志焉而亦困於所長終不能

深造乎道也先生旣生長詞翰家其文藝絕人尤長於爲詩聲調爽爽動人而晩年顧絕不爲曰吾不喜閒言語也其爲文亦肆筆直書略不藻飾規古或告以稍加修治則曰吾方致力於學不暇爲此也是其克治變化一意事道其勇又過於辭爵祿矣雖然非其明見遠識審乎內外賓主之辨亦何能以致是哉嗚呼先生之於道其造詣亦高矣而進修之力日以益邁蓋將極其志之所欲爲者而後已也記昌協嘗一日侍坐先生出其所嘗編次諸書以觀之仍歷道其所欲論著者而曰自今假我以數十年庶幾能究

吾志乎嗚呼此豈獨謂書哉而先生之沒去其爲此
言僅一二年則其平生所欲爲者盖十不究其二三
矣旨協至今每思之未嘗不爲之感激也因又自念
蒙愚蚤被先生知愛辱處門館終始五年而願其觀
德既不深而微言深論又不能有以叩發即其一二
所聞亦皆日就亡失及至今日雖欲追尋緒餘以爲
尊聞行知之資而不可得矣竊自愧恨痛悔思欲略
述平昔所覩記言行大致以少塞門人弟子之責而
狀誌諸文既已備具無以復加矣然私心終不能自
已輒敢略書梗槩而附以僭妄之論如此非謂可以

有發於狀誌之外也亦庶幾得伸其區區之私云崇禎庚申正月日門人安東金昌協謹書

玄石朴公世采心學旨訣記疑

總言敬之失於拘迫悠緩條

南軒答潘叔昌書曰所謂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嚴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據此所論盖因叔昌以拘迫悠緩二病爲問故特拈出敬字以爲救病之藥矣今反以敬之失於拘迫悠緩爲目全非當初問答之意

專言敬之失於悠緩條

問持敬覺不甚安朱子曰初學如何得安除是孔子方始恭而安持敬也須勉强但覺有些子放去便收斂提掇起敬便在這裏常常接續久後自熟此盖言持敬之初固須不安且只如此勉强不教些子間斷則久當自到安處耳詳問答之意正說持敬不安之事謂之敬之失於拘迫則可也何得目之以失於悠緩耶此則全與本旨相背久當之久一作後

又前條下附錄

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朱子

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心公若知得放下不好提掇起來便是敬詳此問者之意蓋於把捉放下皆不得其所安故朱子以提掇二字兼救兩病其所謂知得放下不好提掇起來便是敬者雖似專爲放下者設而實亦救把捉之失蓋纔提掇不但無衰颯之病而亦免添一箇心把捉矣此正所謂勿忘勿助長者也今專以是爲敬之失於悠緩則是但知問者以放下爲病而不察其失於把捉但知答語專救放下之病而不察其並救把捉之失也

專言敬之有紛擾條

朱子曰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爲何事就此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據靜中私意橫生者固是紛擾之病而以敬爲主以下正所以救紛擾之方今却以敬之有紛擾爲目恐亦非朱子本意

專言敬之力行條

皐陶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止强而義按九德本以成德言似不得謂之力行

愚不肖之敬條

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

此外如引程子入道莫如敬之語而以兼言敬與道爲目引入德自敬始之語而以兼言敬與德爲目此類亦皆可疑是似以不專說敬字而兼道與德言之故以此爲目然立得名目如此却似敬與道德相對爲二如仁義忠恕一般恐未安也

蓋詳此書主意專在於表出敬字故經傳中凡及敬字者不問緊歇皆引之如責難於君本非敬之宗旨而以其有敬字則取之如中庸戒懼愼獨敬之實功無大於此者而特以無敬字故僅得附見於朱子說

戒懼愼獨皆敬條下而不得與洪範論語大學曲禮之言並列於正文此旣未安而向使無朱子此語則雖註中亦不得附見然則子思所以發明心學之要者終不見於此書矣以此而言則此書之作本不爲學者心學之實工而只以資其考證敬字之名目耳竊恐從上聖賢著書立言之意或不如此也

## 敎書

### 敎咸鏡道觀察使李世華書

王若曰予惟國家重方面之權實資藩翰之衛人臣有鞠躬之義不憚負荷之勞蓋以重戶高門必嚴鎖

鑰盤根錯節當用鏌鋣孰是衝要之塗可廢廉利之
器睠言海東八路無如關北一方自鐵嶺咸關屬之
白頭幅員幾千餘里繇 太祖 世宗至于今日開
拓已數百年境落隣於穹廬在漢鴈門恒代王跡基
於陶復若周豳谷漆沮山河則表裏金湯謠俗則高
上氣力顧以昇平日久重之水旱歲仍關防隳頹士
挫旌金之勇邑里凋瘵民困懸磬之貧強隣伺釁而
啓心何難黑江之飲馬猾吏剝膚而椎髓誠恐赤子
之爲蛇思之可爲凜然誰歟同我憂者惟卿材周用
世進由明經器質樸渾謝扼黃蠟澤之飾操持廉約

有蘗苦水寒之稱至其勤幹彊力之殊尤拔之夷險燥濕而俱可肆外庸之歷試亦重寄之屢膺南州佩符旣還珠於濴浦西路分閫仍坐棠於箕營覲綜理於事爲足見陶士行之勵志索瘢痕於微細乃謂陳孺子之多心煩言亦何足聽眷注予自不替纔還龍虎之節旋貳鵷鳩之班牛刀善藏刃豈頓於屢割驥足猶疏力不需於遠馳雖坐席之未溫宜露冕而復出茲授卿云云卿其慨然攬轡行矣作屛黜幽陟明必稽功實興利除害悉循便宜毋或事燕喜而狃安毋徒尚武健而取辦修城池飭鎭戍務爲綢繆之圖

整卒伍鍊甲兵宜先磨厲其氣約已斯能足用何必
繭絲教民可使即戎無廢爼豆官邇訓皆自擅斷罪
大辟乃始稟裁於戲非公正無以律貪殘非寬簡無
以馭羣衆事豫則緩急有賴實立則功名自從勉體
宵衣之憂永致雪山之重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教江原道觀察使權是經書

王若曰予惟國家八路之區分繫獨江襄一方爲疲
弊崎嶇嶺海列郡廿餘險阻山林占地六七鳥集鳥
舉而戶多流徙斫畬火耕而田無定案簽丁之苦獨
及於良民均賦之難特甚於他道屬比歲之飢饉又

洪水之懷襄老稚漂流化爲魚鼈之食閭井蕩析或絕雞狗之聲創殘之深兵燹不過適逃所萃姦宄易滋永念孔艱何以克濟尚賡廷之咨方嶽喜宋朝之有福星惟卿以死事孤兒爲用世利器通敏足以濟事而不衒其才能慈惠主於愛人而自持以廉簡肆歷敭於華貫亦屢典於雄藩藹然嶺湖之間尚有棠茇之詠如庖丁之刃不頓於批大軱即造父之車何難於就熟路睠予東顧煩卿一行茲授卿云云卿其祇膺寵章往布德意撫單赤則乳哺袵席威貪墨則柱後惠文爲人牧羊可忽長良之責去其害馬是固

爲政之方維匡調娛務劑寬猛興革通變必究始終若其禀裁之規自有遵承之典於戲惟精勤可以綜物惟公明可以臨人有用之才旣彰於屢試盡瘁之義無憚於獨賢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 箋狀

### 大殿誕日陳賀箋

日月望於三五載屆中秋 聖神作於半千適回初度自天申命區域均歡恭惟 主上殿下仁孝御邦憂勤聽政修德凝道學闡精一之傳斂福錫良治洽雍熙之化肆當虹流之節彌迓川至之休伏念臣等

俱以庸姿幸際昌運添東海之筭永祝遐齡拱北辰
之居益切微悃

萬壽殿災　大殿陳慰箋

北極居尊咸仰　神孫之隆孝　東朝失火遽致
聖母之震驚茲陳短章庸展微悃恭惟　主上殿下
慕符大舜欽同帝堯一德克享于天容有仁愛之示
警百靈咸衛之地乃見鬱攸之爲災既深惕於輿情
蘄少寬於　聖慮伏念臣等身當鴻運目擊熊徵先
事有言未效徙薪之策齊聲進慰徒切傾葵之忱

代伯氏謝賜　御製詩箋

禁籞忝直徒懷拱極之忱奎藻特宣載軫念舊之思
恩逮孤露感結重泉伏念先臣歷事　三朝唯持一
節勤勞忠順常矢心於匪躬黨逐流離遂畢命而無
怨丹衷可質於穹昊白日終回於覆盆遺餘翰篇得
徹覽於乙夜髣髴冠劒仍發夢於中宸精誠有感逼
之端際會宛昭融之始　睿情輒形於吟詠寵賜猥
被於愚頑呼燭攬衣可想愴悼之深切發自伸紙不
覺泣涕之縱橫奬體國之純誠榮踰華袞陳悔往之
至意藹若陽春雖九原而猶生曠千古而鮮覯後死
得此仰報何由茲盖伏遇　主上殿下聰明有臨仁

恕盡道霖雨之思賢佐禮遇罔間於幽明雲漢之倬
天章制作寔參於造化肆推非常之渥亦及不肖之
身臣敢不永世珍藏寸心銘佩磨頂放踵詎或酬於
洪私資父事 君庶無墜於先訓

上巡察使狀 時爲淸風府使

伏以賦淵明歸去之辭下邑之遺惠未沬持嚴武前
後之節雄藩之寵命重申峴石生輝召棠無恙恭惟
巡察使相公閤下豈弟令望敏達英猷暫就閒於田
廬聊藏盤錯之器再觀風於湖臯如駕熟路之車旌
麾首途謳誦徧境伏念昌協代斲知忝託庇是榮爲

政風流衛負莊子文之誠告登樓月色佇陪庾元規之淸歡巡察郞淸風前宿

上梁文

芝洞新居上梁文

在洞考槃碩人矢寤歌之樂斯干築室孝子著似續之能謀惟先詒地卽舊食念昔靜齋之高躅卜此芝之洞之隩區靈草煌煌崖産齋房之秀高山漠漠谷髮商嶺之深㵟翁濯纓廬溪既愜飄灑之趣晦老結茅蘆頂寔取藏修之宜誰知夏屋之垂成遽被大風之吹倒豈人謀之不善蓋天意之有徵山梁儀穎畢符

發本之兆溢月虛照空傳絕筆之詞未嘗日諱字之
餘靡有存者睠平昔杖屨之跡寧不盡然在後嗣固
宜肯堂矧今日將反初服卑居避世尚營樹屋之居
元亮歸田可無環堵之室肆追先志載畫新圖捐十
金而募工人自趨事度數楹而闢址役不費功惟其
志乎苟完是以成之孔易幾年荊榛之蕪沒一朝松
竹之茂苞茀棄其基是謂善繼善述乃安斯寢允宜
爰處爰居登山臨流寓目起羹墻之慕左圖右史社
門掃輪軌之蹤富貴於我浮雲優游可以卒歲斯傳
善須助舉脩梁

兒郎偉拋梁東十畝遙開平野中好雨幾家桑柘綠
一春佳興與人同
兒郎偉拋梁南驛亭長短映楓柟遙望川原連兎院
行人日夕不停驂
兒郎偉拋梁西開戶洛峰雲外低時有鍾聲發深省
起看蒼翠問招提
兒郎偉拋梁北一徑綠溪行復息他日臨淵起小亭
應令林壑增顏色
兒郎偉拋梁上山高芝草日看長搴彼灖靡可療飢
空谷寥寥毋孤往

見郎偉拋梁下　新鑿方塘細泉瀉　泠泠虛籟近還遠
月與池光照深夜
伏願上梁之後　福祿駢臻　家室孔晏　慈顏難老　樹堂
萱以忘憂　令德益新　視屋漏而無愧　撫篪吁音而兄
弟湛樂　熊羆占夢而子孫衆多　永保丘壑　生涯一不墜
詩禮家訓

三一亭上梁文

峯巒結屋　旣成隱者之盤旋　斷石爲亭　復見自然之
法象　地無遺勝　山若增高　我伯父谷雲先生風月情
懷　煙霞痼疾　早占𤔡鄉之福地　追悅卿之仙蹤　晚逃

華陰之小菴得希夷之睡訣眼前之滄桑屢變胸中之丘壑自如窮高極深杖屨常有餘力選勝標異題品殆徧一山乃眺濱水之奇巖却倚叢桂之幽岫廣袤尋丈雖未羅八九胡床俯仰泓崢正宜著六七童冠枕流洗耳奚但疏滌於襟靈把茅蓋頭遂更經營於意匠觚楹咫峙準位數於三才圖極轂持象統會於一理始因勢而創制終與道而冥符寓目自暎何待濂翁之畫圖屈指而數無煩羲易之玩爻至於觸物瞻賞之娛皆爲玩心高明之助溪流紺潔濯纓皐之清瀾卉木紛葩挹武夷之春色超然玄對之眞樂

詎復榮觀之足論聊騰短謠以颺好事
兒郞偉抛梁東數峰杳翠葱龍靜觀朝日生處松際
片雲先紅
兒郞偉抛梁西洞門流水一溪採藥有時人到落花
無限鳥啼
兒郞偉抛梁南隔溪煙火茅菴白雲來去誰見影落
小橋寒潭
兒郞偉抛梁北峭蒨叢桂峰色山空明月無人時聽
吟詩木客
兒郞偉抛梁上仰面華嶽千丈一節拄到層巓方信

天宇高曠
皃郎偉拋梁下一川白石堪把釣落水面圖書怳疑
再看龜馬
伏願上梁之後嶺雲無恙淵魚不驚黃公之三秀曰
肥容髮難老邵子之一九常弄往來自閒永保本地
風光不漏仙源消息

清泠瀨新亭上梁文

君子之藏脩游息未嘗廢登臨之觀高人之棲遯隱
淪則必趍曠奥之境是以蘆峰廬阜朱翁周茂叔
之眞樂可尋芽嶺桐江陶貞白嚴子陵之玄蹤永演

是知流峙動靜自然與神明性情相關非止聲色味香只以充耳目口鼻之欲旣古人之先獲庶異代而同歸農巖居士學未知方才非適用性偶愛於山水敢言仁智之符跡雖羈於簪纓尚懷高逸之志何世變之罔極奄家難之是丁拉血窮天廢王裒蓼莪之誦竄身荒谷掩庾信蓬蘢之扉屬當邦運之再熙盍覺身世之多感土室樹屋本無望於幸全金門玉堂尚何心以復入右軍誓墓終當不渝小草出山竊所深恥矧玆一區之耕鑿實自先人之經營結茅屋於雲邊將以送老吟風珮於洞裏於焉寄名緬惟衡泌

之情今尚可見乃若山川之美古來共談沿泝則皆綠潭素瀨顧眄而盡崇岑峻阜有蔚然而深者瑯琊諸峯之林巒其豁然而平則武夷九曲之桑麻草木蒙蘢若雲霞顧長康稱會稽之妙澗石磊砢如霜雪酈道元寫樓林之奇雖則無橘州之膏腴也不乏盤谷之釣採棲遲百年之內捨此何之俯仰四時之間聊以自適釋耒而休山澗微雨來而好風俱垂綸而坐月磯夕日頹而沈鱗躍至於杖屨所及則有過琴橋打麥巖其或壺觴時陳不離玩漪臺蔭松石乃躧清泠之小瀨尤愜幽澹之雅懷朝暮而來費卻幾緉

之展風雨是芘恨無一把之茅兹運心上之經綸遂成眼前之突兀列青巒而作障何用藩籬因白石而爲除不須墄級室僅容於藏書延客樓以備乎納月招風承檐之老幹蚴蟉自成偃盖漱砌之淸湍縈齒恰擬流觴歷幾年薪芻之踐蹂乃今日莞簟而寢處緣岸而栽桃杏或疑神仙之居鑿池而種荷蕖兼有江湖之思試論近地之諸勝孰若斯亭之允臧鷺洲濵於通衢不宜室宅龍巖束於兩峽未足盤旋玉屏敞而無此靚深金水奇而遜其夷曠信韓子之記燕喜只遺其人宜白氏之誇草堂地與我所飯蔬飲水

樂亦在仲尼之富貴浮雲浴沂風雩詠而歸曾點之冠童春日賞心之致備矣終身之願畢焉宜轂郢匠之斤且聽張老之頌

兒郎偉拋梁東國望峰頭初日紅囀盡曉鶯猶自臥飛花時入下簾中

兒郎偉拋梁南重疊遙山出翠嵐若箇相看最不厭亭亭玉立是鷹巖

兒郎偉拋梁西麝香蒼翠欲成迷岫雲慣就簷端宿向晩無風自渡溪

兒郎偉拋梁北蘭若何在隱山色興來獨往無相期

一路綠溪吾自識

兒郎偉拋梁上夜寒松籟隱空聽不向樓頭臥月明

何由識得龍吟壯

兒郎偉拋梁下澗水泠泠石間瀉縱有瑶琴寫此聲

祗今誰是知音者

伏願上梁之後虎豹遠跡麋鹿來馴地秘壺中不識

三災之厄心游象外常存一氣之神畏壘之民人日

親姑射之年穀自熟奚但石盎幽而林益茂其永水

不廢而地不荒

贊銘

## 尤齋先生畫像贊

以豪傑英雄之資有戰兢臨履之功斂浩氣於環堵之窄可以塞宇宙任至重於一身之小可以抗華嵩進而置之巖廊爲帝王師而不見其泰退而處乎丘壑與麋鹿友而不見其窮巖巖乎砥柱之峙洪河凜凜乎寒松之挺大冬苟億世之下觀乎此七分之貌尚識其爲三百年間氣之所鍾

## 陽谷吳公 斗寅 畫像贊

捐一身而倡千夫之勇抗隻手而當萬勻之重志存乎靖獻則金石比其貞義著乎倫常則日星爭其明

後百世聞其烈而興起其必疑傑然魁梧之壯男子然而身長不及乎中人狀貌無異於婦女夫是之不足以定人也久矣晏嬰留侯盖已稱於古惟余之想識公於平生雖丹青髣髴而猶想見其淳質端慤而無爲嗚呼此其所以臨變故處死生而不貳者歟

## 雜器銘

己卯夏爲燔先誌往廣州窰所間命工人作數種器皿因各爲之銘以寓古人儆戒之意

一

非義而食則近盜賊不事而飽是爲螟䘌每飯必戒無有愧色

右飯盂

飲量難齊斗石升合有餘宜節況於不及嗟茲一盛尚慎爾挹無或藉口子路百榼

右酒榼

面有一日而不頮者乎至於心而終身垢穢小察而大遺輕內而重外嗚呼多見其蔽也

右頮盆

膏沃而煒德之章也火熾而涸慾之戕也一鑑一戒皆不可以忘

右燈盞

匣而不用死毫枯竹一涉紙墨而是非千百嗚呼與
其動而有失無寧深藏乎爾室

右筆筒

虛中受水而時出之於無有用道其在玆

右硯滴

筆筒硯滴銘

李紀陶甕作筆筒以意創制令其四周及下
方皆可受水用爲硯滴求余爲銘戲作此與
之

惟毛穎族非水不活苟遂難繼則或病渴善哉陶公

爲爾卜宅一室虛白水周四壁取之至近不勞綆汲
宜爾世食爲湯沐邑

## 祝辭

### 李生德壽字仁叟祝辭

天地之德莫大於仁物得以生肖者惟人盎然一心
如酒方醇存而勿壞天德在身渾涵沖融物我一春
保是太和何壽不臻聖有明訓其義孔殷字以祝汝
勉哉書紳克敬以存非禮莫循用戒厥德以綏天申

始李生之冠也余以其大人伯祥公之命爲賓而
字之既其祝命之辭也今詳聖人說仁壽蓋謂其

氣象安靜厚重有壽之道焉耳斯義也朱夫子訓釋已明而余之爲此辭也直據一時意思所及率然口占而成其所說却自是一義非聖人之旨也然以其無害於理故姑録而存之云

## 婚書

### 代伯氏答吳氏女婚書

六載銜恤旣同兩家之情一言結親遂合二姓之好內顧非耦仰荷不遺伏承令弟秀才敎遠過庭早著復圭之行禮當授室爰求友瑟之逑而昌集弟昌協之女資性甚凡有愧閨房之秀訓飭無素難望婦道

之修乃誤采於葑菲遍辱貺於皮幣乘龍多喜實光
寒門繫羊盡歡敢忘古義惟此悃款莫能敷宣

## 崇兒婚書

婚姻爲風教之端古禮莫重男女有家室之願人情所同茲諧匪寇之求輒先儷皮之典伏承令愛生質婉嫕夙有四德之稱而僕之子崇謙切學顓蒙未習六藝之教猥以臭味之近得遂振援之榮雖復圭之賢有愧可妻庶采蘋之敬克著于歸

農巖集卷之三十六

十三
農
題跋
雜著